

卷之二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  
 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  
 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類求之不得  
 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初於啖  
 助趙匡崇禎經贈盧全詩有春秋三傳東高閣獨  
 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啖趙同時蓋亦  
 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  
 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  
 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



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構虛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疎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不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

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復為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注非本義不錄字疑為端學定彙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刪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三傳辨疑卷第一

四明程端學編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  
 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  
 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  
 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歐陽氏曰孔子何為而修  
 責實別是非明善惡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  
 居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  
 刑祭祀皆不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會盟征伐  
 者幾何惟不有己之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爾何從而  
 攝也且其有讓桓之志未欲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  
 伸其死也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



乎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劉氏曰若隱本當立則傳  
應云未書即攝其位而云讓者乃也愚謂三傳攝位而云  
於不書猶言月未必據信史也姑爾其疑又按左氏言王  
周正月殷故後儒說春秋者悉據此而以春秋解曰言周以  
別夏殷然三傳言夏秋者悉據此而以春秋解曰言周以  
而自相戾耳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辨見或問正月為建  
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又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  
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如隱長  
又賢諸大夫板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  
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  
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

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

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黃氏曰謂春為歲始

也文王未嘗稱王也未嘗班正朔於天下也王時王也  
啖氏曰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惠公虧禮而遺禍也  
蓋古者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  
文仲子非夫人焉得桓尊而隱卑趙氏曰公羊云子以  
母之貴母以子之貴案妾母不得為夫人若得子則成  
風以之為證首亂大機而公羊絕外妾生此文遂令漢  
引以之為證首亂大機而公羊絕外妾生此文遂令漢  
能相幼君等語皆揣摩億度之辭隱公始卒未見有反  
桓之意何成

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父何以不言即位成

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

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  
隱將讓而桓執之則桓惡矣桓執而隱讓則隱善矣善  
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  
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  
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  
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桓案先君之欲與  
公獨不可為伯夷泰伯乎使隱公果有讓桓之非也隱  
位十年桓既長矣而命不發及輩有殺桓之謀而不正  
其卑悠悠然曰將營菟裘則其心未可知也穀梁以不  
行小惠非也又以為輕千乘之國亦未見其實也餘見

羊公

三月公及邾父儀盟于薳

左氏曰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  
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薳之盟杜氏曰其後儀父服  
命以六年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當邾子克卒之惡謂自此莊  
十六年少胡戴氏以儀父為邾大夫以事之知其為儀父  
然阿附左氏以儀父為邾大夫以事之知其為儀父  
氏所擾和劉氏曰諸侯本不得妄盟盟亦何善而貴之乎  
左氏未嘗受經見儀父說不復推本道性之直又頗聞仲尼立  
是事王之傳昔成其儀父故字之唯公羊以春秋當新且  
而亦終不可通至好於左氏故穀梁乃未盟有可貴之道也  
曰公即位而欲求好於左氏故穀梁乃未盟有可貴之道也  
更何善邪葉氏曰不當見後善邾子卒而此書字汝以為



貴之且謂公而位求好於邾故為盟而貴之此公自求  
好何及善於邾而得貴之及宋人盟于宿何為而不貴乎  
公羊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  
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  
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  
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之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  
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褒可褒奈何  
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劉氏曰公羊說春秋進儀父者  
欲盟汲汲者魯也而受褒者邾也當亦反施之乎且公  
羊謂及者我欲之之辭即外欲之當如何書外欲之我  
不欲之書暨容可若外欲之我亦欲之當如何書外欲之我  
秋有相與及者此是也外欲之我亦欲之當如何書外欲之我  
也已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汲汲  
而已儀父者公羊以為褒之也言以魯為新王故褒儀

父於先至也非也假令春秋談以魯為新王者儀父猶  
不應褒何以言之本汲汲者魯也非儀父也魯汲汲儀  
父不汲汲如王有而汲汲從人盟乎愚謂以與訓會亦非也  
望豈有王者作而汲汲從人盟乎愚謂以與訓會亦非也  
穀梁曰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  
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  
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劉氏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  
魯故以字貴之初也非也春秋來會于魯者多矣不聞悉  
可貴也若以貴之初也非也春秋來會于魯者多矣不聞悉  
父盟于趙又何以初也非也春秋來會于魯者多矣不聞悉  
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不為皆譏也甫當譏之何  
有於謂國且史記私結盟之故而後有善焉何以加其  
身愚謂國且史記私結盟之故而後有善焉何以加其  
闕文焉不可毅梁以律論也然春秋之義則在於事而不在  
於日公羊不可毅梁以律論也然春秋之義則在於事而不在  
以渝盟而不可毅梁以律論也然春秋之義則在於事而不在  
者少矣豈足據或愚於綱領已備錄先儒之說後不復辨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氏曰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如二君故曰克書鄭伯

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

志不言出奔難之也二趙君相勝稱克之義劉氏曰段中無

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

有伐弟之惡故不言殺弟也鄭伯譏失教也伯伐段于鄆即

鮮云段不可爾何有改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伯伐段于鄆即

大也乃不可爾何有改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伯伐段于鄆即

叔亂奔共孫滑奔衛公孫滑是書克或傳例又教也伯伐段于鄆即

於所據見段孫滑奔衛公孫滑是書克或傳例又教也伯伐段于鄆即

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出奔難之也克不云如二後其子宜用從左

君言克和傳曰多矣皆曰出奔難之也克不云如二後其子宜用從左

獨解此一事而二四十年之間遂默不言而皆以

為說史策乃本有段出奔共而仲尼除之也則鄭伯公

子互爭晉文公一不詳之出入為類亦書乎為此不書乎若

彼不書為何不詳之出入為類亦書乎為此不書乎若

者而必云仲尼除之也安知此共叔出奔非史策所無

弟傳謂失子弟之道嘗觀楚戴氏曰段不言公辰叛國

教也然春秋盟會侵伐比君在皆稱爵何和

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

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

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

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劉氏曰克者戮之也戮



而也言克段有徒衆非直殺一夫者也公羊謂當國而在  
外也曰雖當國不在外乃地也爾其將交連隣國復為內難  
曰明當國者在外乃地也夫與不地皆已殺而後見又  
欲錄其地明當國者復為內難乎死乃復有地若然解於  
何說其文連鄰國於內謂公羊有當國之說何氏解云  
又曰其禍獨未絕乎愚謂公羊有當國之說何氏解云  
國者禍未絕乎愚謂公羊有當國之說何氏解云  
欲當國者禍未絕乎愚謂公羊有當國之說何氏解云  
段本不當國是聖人成類此而以甚其逆也豈以實之  
心哉凡公羊之虛未必謂然改殺為善克以勝之大鄭伯  
劉氏謂克即殺之公亦未必謂然改殺為善克以勝之大鄭伯  
與不殺未可知也公羊之虛未必謂然改殺為善克以勝之大鄭伯  
則不殺未可知也公羊之虛未必謂然改殺為善克以勝之大鄭伯  
可耳

穀梁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何能以不言殺見段  
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  
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而弗謂弟公子

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  
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乎殺也于鄆  
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

為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殺也非也子瞻蘇一曰穀梁曰訓甚之而并兩義者何能  
已甚矣子瞻蘇一曰穀梁曰訓甚之而并兩義者何能  
何國親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曰訓甚之而并兩義者何能  
戰國親逸賊親親之道也穀梁曰訓甚之而并兩義者何能  
於斯時也穀梁曰聖人亦殺之而巳矣然而聖人固不至此  
也愚按穀梁曰聖人亦殺之而巳矣然而聖人固不至此  
弟乃億而偶中耳其曰弗謂弟也曰弗謂弟也曰弗謂弟也  
也亦非也義當書弟曰弗謂弟也曰弗謂弟也曰弗謂弟也  
公亦以疑之緩追逸賊是猶明知鄭莊公曰積慮以成乎  
殺而徐望其緩追逸賊是猶明知鄭莊公曰積慮以成乎  
其徐徐云耳若以先無心於殺也  
而彼自作亂者可以發此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

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孫氏曰此不稱夫也案文曰仲

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與此不稱夫也案文曰仲

得之左氏夫之甚矣劉氏曰此以宰為宰夫周公義同

為天之大夫之案名其配宰夫云子桓未薨欲以宰就

其發也今說耳歸惠公史記其事應曰惠公及桓公太子

相贈也故但言仲子不稱夫人乎杜云婦人無謚故以

字配氏審如杜說天子則生歸之母魯之羣臣亦生

謚君夫人也且周德雖衰不應生歸人賵李氏曰此年

書歸惠公仲子之賵二年書夫人子氏薨三年經書君

氏卒釋之為聲子公穀皆云尹氏釋之為天子大夫三

傳言故以居氏為隱母案文三年書王太子虎卒四年

于經明矣則尹氏之不宜為君氏又明矣既不為君氏

于劉卷卒此皆天子之卿也傳雖所釋不同然其卒見

則書仲子之賵而繫之惠公猶曰惠公之仲子爾左氏

意謂仲子未卒此人情之所未聞也培父戴氏曰仲子

已死無疑名也亦理之常以豫凶事貶之繆甚委卷之

問尚以此為諱况一國夫人未死而先致不祥之物王

如與此之踈應公羊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

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

馬曰賵貨財曰賵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

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



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  
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劉氏曰公羊謂  
而分別之曰會葬奔喪稱來者常文也歸賜舍稱來  
者不及事也其及事者宜云來而王使榮叔歸舍且  
又實不及事則公羊所說却不信也吾以謂喪有早晚  
著之於經其及事不及事不可見也假令云來而及  
不事其強通以及事假令云來而及事不可強排以  
及事也舍也何假委曲為例乎會葬也奔喪也歸賜  
也公羊曰兼之非禮也孫教之喪也濟西田分兩人也  
乎公羊曰兼之非禮也孫教之喪也濟西田分兩人也  
苟非也公羊曰兼之非禮也孫教之喪也濟西田分兩人也  
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  
賜人之母則可賜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其志不及事也賜者何也乘馬曰賜衣衾曰禭貝玉曰

含錢財曰賻其言不及事亦公羊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  
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劉氏曰  
未戒降以為國魯人無王進以為君脩虛文而害實義  
仲尼豈為之乎且王者無外言奔不言出足矣又欲不  
言奔則與祭公來何以異乎  
穀梁曰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不正其外交故弗  
與朝也獻可杜氏曰春秋王者之大法凡天子諸侯大  
夫之事必詳正之祭伯天子之大夫而私來魯



公子益師卒

夫祭伯不可謂之奔楚襄三十年子瑕奔晉之類皆明言之則

左氏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回孫氏曰且如左氏則莊

公孫叔孫既疾矣豈皆與小歛而書乎何劉氏曰

公孫叔孫既疾矣豈皆與小歛而書乎何劉氏曰

公孫叔孫既疾矣豈皆與小歛而書乎何劉氏曰

公孫叔孫既疾矣豈皆與小歛而書乎何劉氏曰

公孫叔孫既疾矣豈皆與小歛而書乎何劉氏曰

公羊曰何以不日遠也

劉氏曰公羊以謂何大夫卒有臯無臯皆曰錄之所見之世思

與父之臣雖誠有可思者若其居得如季孫意如者又已

恩之何所以臣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居得如季孫意如者又已

錄有臯無臯日之臣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居得如季孫意如者又已

而排叔孫無臯日之臣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居得如季孫意如者又已

祖一祖之孫得臯日之臣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居得如季孫意如者又已

見一祖之孫得臯日之臣訓後世乎彼實逐其居得如季孫意如者又已

之畧一不端矣何以必其皆詳和辨又見綱領

或月或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曰夫不日

以不貶人君乎又為此也安可於數有歲之移信其詳

或月或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曰夫不日

以不貶人君乎又為此也安可於數有歲之移信其詳

或月或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曰夫不日

以不貶人君乎又為此也安可於數有歲之移信其詳

或月或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曰夫不日

以不貶人君乎又為此也安可於數有歲之移信其詳

或月或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為意家自為法或曰夫不日



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 豈正者乎而皆曰叔孫得臣不聞有臯而反不日皆妄也... 程子曰或曰或不曰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略日月... 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胡氏曰曲生... 條例以大夫為正則鑿矣康侯胡氏曰其不日公羊以... 為遠公子疆遠矣而書曰則非也左氏曰梁以為惡公羊以... 李歛然公孫敖卒而書曰則非也左氏曰梁以為惡公羊以... 在外不與不歛明矣而書曰左氏之說亦非也辨見綱領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 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者執此以列彼亦不可惜然而無別如此會者直為會... 可執此以列彼亦不可惜然而無別如此會者直為會... 出會乃戰國相會之善謀而非春秋會戎之大義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公羊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凡入人之國未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有穀梁曰案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彼國願受之乎劉氏曰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 馬者斯謂之入乎劉氏曰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 向而受之者乎愚謂穀梁以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莒取邑即莒所滅之向也春秋當書曰莒人伐我不得直言... 莒人伐我不得直言

無駭帥師入極

左氏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

案左氏前聞費伯帥師城即而言今



因前日之功以勝極如其可信  
乃功利之論不閱春秋本義

公羊曰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局為貶疾始

疾也始疾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局為始乎此託始

焉爾局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疾也其言入何內

大惡諱也劉氏曰春秋雖為國諱然皆使其文不害實

非疾始也今更疾人為國重矣始疾終疾其生應同且公

羊以春秋王魯所傳之國世始起於衰亂之中鄭游

豈非謂刑新國用輕典乎今執初接近西周先王餘

法猶存諸侯不備猶也案春秋之政多命又惡駭之過

皆因謂入公羊不知見無駭不氏因謂貶也又惡駭之過

也胡父戴氏曰審是則苦入向春秋亦為莒諱乎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

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劉氏曰案入則不得謂

解之未又以疾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為義雖不

竊見公羊之善以入為疾又因注焉者也故兩義雖不

相合而獨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穀梁亦先日

隱不爵大夫也又初說之後明穀梁私見也此兩言者皆出

公羊又皆係之然無二為復各入終始可謂入也陳岳氏

附益之云爾不犯億云諱年復各入終始可謂入也陳岳氏

曰如桓二年入穀皆云諱年復各入終始可謂入也陳岳氏

駭也非王命大夫穀皆云諱年復各入終始可謂入也陳岳氏

不爵大夫命大夫穀皆云諱年復各入終始可謂入也陳岳氏

同姓或又若疾而言則明自書非王命故不駭卒穀梁云隱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左氏曰紀裂緌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履緌不稱

公羊曰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有則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逆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趙氏曰假令婚禮不君誰使哉且母命既不通於外又不得稱主人遣卿出境非至彼如何致命乎益知無理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非也案禮國君求婚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豈非主人乎又公羊外使文稱使內使文稱如若婚禮不稱主人履綸不稱使可也為養廉遠耻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何故稱使乎豈聖

人於他國之居則欲使養廉遠耻於己國之居則欲使勿養廉遠耻乎此其不通也愚謂在塗稱婦非也逆婦姜于齊宋蕩伯姬來逆婦果可以在塗言乎譏始不親迎辨見或問

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趙氏曰案非命卿來魯例皆諸侯婚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獨進履綸或劉氏曰說何異鄭詹謂履綸進之者詹亦進之乎二傳親迎之義或問本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穀梁曰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



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歸而不言逆者常事不書耳趙氏曰據桓公亦以專行為辭則穀梁此例不交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夫人子氏者何隱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劉氏曰公羊以謂隱之母也然妾母實不稱得夫人當此之時禮法尚少存惠公仲子是也隱公豈其違禮私貴其母哉黃氏曰公羊謂隱之母穀梁謂隱之妻伊川安定原之皆以為妻或又以為桓公之母仲子蓋以子氏而言之後書考仲子之宮故也然元年書惠公仲子之為隱母則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則其妻可知愚謂果

而不書葬者乎公羊妄意之也

穀梁曰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居者也劉氏曰非也

年令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預知居當不葬而先除其葬乎夫人之義雖曰從居至於卒葬非其所自制也柰

何以必從君限之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公羊何以書紀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甚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孫氏曰凡日食言日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失其日也朔日俱失也劉氏曰公羊以日月為例故為此說然聖人據魯史以作經是以稱日其事則史其序則主會



者為聖人所不得改之有鼻焉若夫日月有詳畧此皆史文也  
也聖人雖不實聖人則正之何則事也無所據也事有善  
惡史文雖不實聖人則正之何則事也無所據也事有善  
假令舊史無日月今例當日橫增之則不信不增之則  
反於例如此者聖人無可奈何也聖人嘗上考三五之  
也若夫人事之善惡改令之得失聖人嘗上考三五之  
世矣與天論春秋不以其意而損益焉不疑  
故也故吾論春秋不以其意而損益焉不疑  
穀梁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  
外攘食者內攘闕然不見其攘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  
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  
其不可知也劉氏曰穀梁說晦朔之例雖文與公羊  
異而謬與公羊同吾既言之矣愚謂聖人  
於天道知之明矣其於日食不言其食之者以天道幽  
遠人所難知故但曰有食之所以使人求之人事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耳  
豈有內於日之理哉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氏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劉氏曰左

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云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曰  
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  
子之過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則天下皆  
謂真以庚戌崩也此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遷正亦  
不可得豈故傳其偽者乎且於  
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  
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

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案公羊謂

不記葬必其時也是也其曰諸侯記卒  
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非也

穀梁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



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大上故不名也此  
但論崩字之義於春秋書天王崩  
之旨畧無及焉則將焉用傳哉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  
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  
君氏劉昏妾母不得稱夫人自常禮也假令實為聲子  
之法書之何忽稱君氏又定十五年叔氏卒及葬定姒  
曰君氏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孫則不書姓者避公故  
姓也令聲子非魯同姓諱姓無義也獻可杜氏曰詩即  
南山云尹氏大師維周之東國之鈞此幽王之時尹  
氏執政而詩人刺之至平王末而春秋卒之經則尹  
氏專政可知矣劉向封事云尹氏世卿而專恣亦本  
大夫於言也春秋之未又有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世為  
大夫於言也春秋之未又有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世為

文其誤為君此類也春秋於元年書公子益師卒以譏侯  
經其世祿至此書尹氏卒譏王朝之世卿使後世知周  
室之凌替侯國之衰亂由乎卿大夫世祿之恣不可不  
慎其始也愚謂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  
不祔于姑三者亦非左氏所能知也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  
曰特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償贊諸侯與隱交接  
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愚謂何氏見書尹氏卒  
于天求購則魯史不往奔喪可知矣設使魯往奔喪以恩  
錄之孔子假魯史以立教亦以恩錄之乎如王子虎卒  
劉卷卒亦以天王崩諸侯之主乎公羊既失春秋之旨  
妄為之辭

穀梁曰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  
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趙氏曰春



大訓豈有緣其為諸侯及魯大夫之恩遂錄之於經乎唯公羊說譏世卿是也

### 秋武氏子來求購

左氏曰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劉氏曰傳不詳武氏子但云王未葬似傳

本但說至時王未葬故求購也若強通之可益云求購非禮也至於稱武氏子聖人之意甚微而左氏不言此

明左氏未嘗受經於仲尼而自以己意作傳者杜氏之註是取公羊牽合此傳為傳飾其短耳

公羊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

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葬未居也武氏

子來求購何以書譏爾喪事無求求購非禮也蓋

通于下案經書武氏子猶曰武氏之子也而公羊以為

大夫非也公羊又以子之一字為父卒子未命夫父卒未卒吾不能知也其曰喪事無求語意亦未瑩舍喪事餘可求乎

穀梁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

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賜歸生者曰購求之為言

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前段意與公羊同

###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

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語子奉之望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

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



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  
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  
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劉氏曰左氏曰宋宣公之狀何如哉知其必反國於  
己饗則不能止後嗣之亂若但賢足公以國為君則  
穆公則竟不讓也且吾論之自古讓者多不安者少宋穆公  
反為不則竟不讓也且吾論之自古讓者多不安者少宋穆公  
不聽王讓燕子欲讓去疾去疾不聽宋襄公欲讓目夷  
公三閔不聽後皆無亂也此三者從而利之亦皆亂矣  
然彼三子又非惡為君也此三子不得聖人而利之亦皆亂矣  
下國家安之彼所謂知人矣若旦得讓名莫有讓禍此

乃讓非其人不知人之甚者何謂知人哉愚按左氏所  
叙事非春秋書卒本旨今錄于相二年宋督事下以考事跡  
穀梁曰諸侯曰卒正也謂正乎若曰也齊小曰晉重耳皆  
妄說失本設日不正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疑者此  
已耳苟正者日不正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疑者此  
者日不其明者亦日不正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疑者此  
而日不其明者亦日不正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疑者此  
明哉徒為此紛若明之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邪  
伯之嫡也莊二何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邪

癸未葬宋穆公

公羊曰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  
及特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  
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



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失宣公  
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  
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  
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  
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  
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  
也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  
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及時而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日渴葬也  
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日渴葬也  
之與慢同施於葬先時耳若謂慢與渴有別則何不出  
過時而慢之例又所謂過時而日者直指齊桓公而言

爾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若夫衛穆公宋文公成  
三年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  
乎若如傳所言者衛穆公宋文公無他患難而過時乃  
葬宜不日以見其慢無為乃隱之也又所謂過時而不  
日者謂平安無故而解緩不能葬者也若國有憂亂嗣  
子放弑雖復過時豈臣子本情而當責以不能葬乎諸  
於此義不可勝紀故指舉焉其蔽在  
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劉氏曰非也宋繆公之  
者多以謂人雖有危也但欲以日為例而不可據譬如  
可者以說神自况人亦致詰乎  
也夫况之矣曾何足致詰乎  
神性况之矣曾何足致詰乎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左氏曰凡書取言易也趙氏曰穀梁亦曰取易辭按取  
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取者或取以師偏或招收而  
得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取者或取以師偏或招收而  
得之難而得之欲如何書之乎取者或取以師偏或招收而



宋人伐鄭圍長葛至六年冬取之伐踰年僅能取爾得為易乎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其曰外取邑不書不

知凡例始於誰乎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此說近之而不詳

###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左氏曰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

禍而劉氏曰石碏之意則是石碏之言則非使君聽石碏

何義以主州吁又當大亂則若謂君曰先王有禮教之也石碏

君必黜州吁以責乎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失君聽州

吁好兵以凌太子百歲之後州吁也必為亂國人也必討

則君雖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為害之也如此

為義無用連之以誤後世也

公羊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劉氏曰公羊以謂不稱公

稱公子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大夫者三公命稱氏其再命稱名其

未為大夫者也大夫者三公命稱氏其再命稱名其

不命稱盜通乎春秋亦不說已當國乎非公子孫弑其君

乎當國乎宋督宋萬豈當國為君者哉公子孫弑其君

當國為君者哉公子孫弑其君

陳乞亦為陽生取國宋督為馮取國故使氏國然則齊

何不使乞氏齊哉宋督為馮取國故使氏國然則齊

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殺而代之也案果

伐之不在國氏見義况未幾而殺之

之干濮乎此亦公羊之意也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氏曰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

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案此後無魯宋謀衛事不過連

陳蔡衛以伐鄭耳左氏之云恐



信未可

公羊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趙氏曰假以遇禮相見豈得書遇哉愚謂果一君出一君要之必

諸侯過諸相見其國君出而要之則出者為客要者

為主然後有此言也如是與上主不期之云自相戾矣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案此及字與元

之及不同元年之及猶可曰內為志此遇而書及及猶

與也若曰公與宋公遇耳穀梁言及者內為志設使外

相得也案文直以所行定名耳何用相為義乎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圍其東門五

日而還葉氏曰前言穆公屬殤公而使公子馮出居於

鄭則馮固已自處鄭矣安得殤公即位而後出

奔也愚謂左氏或本其初而言義亦不可通但圍東門之

事未必有也葉氏又曰經書宋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

鄭宋公來乞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自當書圍後鄭

兵取其木而還自當書圍後鄭徒則非何者前伐果東門而

之則非何者前伐果東門而徒則非何者前伐果東門而

見經蓋左氏不曉許鞅固請而義又行後鞅帥師會齊宋伐

此言鞅先會公不許鞅固請而義又行後鞅帥師會齊宋伐

於言鞅先會公不許鞅固請而義又行後鞅帥師會齊宋伐

於言鞅先會公不許鞅固請而義又行後鞅帥師會齊宋伐

於言鞅先會公不許鞅固請而義又行後鞅帥師會齊宋伐

秋鞅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

春秋左傳卷之...



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張氏曰左氏以為國東此說稽之經意事理決為繆妄故前事亦未可深信而要之隱公不明大義使翬掌兵權以捻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請蓋左氏曰春秋未命之義程子曰左氏以為再伐交固請蓋左氏曰翬溺為賊無駭為未賜族皆恠春秋有書氏也劉氏曰翬溺為賊無駭為未賜族皆恠春秋有書氏不則翬之異而無駭言其說因駭以已意推言之爾如傳無遂行乎豫非於傳也且翬之無駭請有異於元年是春秋反求決是於傳也且翬之無駭請有異於元年是春秋秋葉氏曰前言鄭人伐衛請師於鄭人使和於公子羽也凡傳序魯事而經不見者皆以為非公命今翬不與公子凡傳序魯事而經不見者皆以為非公命今翬不與公子羽也凡傳序魯事而經不見者皆以為非公命今翬不與公子羽也

公羊曰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欲貶與

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

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脩菟裘

吾將老焉公子翬恐其言若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

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難弑隱

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陳岳氏曰既曰貶之而桓女非以弑君

穀梁曰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

何為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之也葉氏曰穀梁蓋不知見之法故妄言之且是時翬尚未弑公安得預貶之乎啖氏曰公穀皆云與弑豈有未弑君而先貶之乎

乎啖氏曰公穀皆云與弑豈有未弑君而先貶之乎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曰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

親其是之謂乎案左氏凡言君子與仲尼曰之類皆無

平然亦非本義

穀梁曰稱人以殺殺有辜也州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

之也州吁不稱國蒙上國字也不稱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氏曰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案衆之云與公羊衆立之

瑩耳然左氏僅解衛人立晉為衆而不知衆之不

公羊曰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不宜立也其稱人何

衆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碻立之石碻立之則稱人

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立之其立之非也案公羊言不

立之非而不言所以不宜與非之故何欣

穀梁曰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之名惡也其

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

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范氏曰立

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尚

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愚謂穀梁謂諸

侯與正而不與賢范氏謂名分定無長亂之階施之常

經誠為格言若衛桓被殺州吁已戮不聞別有嫡長可

立不知所而止就衛人立晉之文以生義則不若謂其不

請于天子者為得其旨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氏曰陳魚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

地也厚齊王曰案淮南則訓李冬命漁師始說公

矢魚于棠或謂矢如射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陳仲蔚說公

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見得夫子作春秋征之如漢

征伐只是左氏自說擾他上文字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

公不射本為鳥獸而言耳陳魚固不可通矢魚亦未必

當不若從公毅觀魚為簡易也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

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

何濟上之邑也案書觀魚于棠譏其棄國政而事遊

觀也非特譏遠而已登來以下辭尤

繆至何氏謂耻與百姓爭利故諱

使若以遠觀為譏則穿鑿是失

穀梁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勿視非禮即非常也未嘗不曰視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穀梁曰月葬故也

秋衛師入郟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郟國也將卑師襄曰師內弗受辨見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氏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襄仲對曰天子

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劉氏

氏



曰經言初獻者乃譏始借也猶初稅畝矣魯隱以來未嘗舞六佾於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以天子八佾以春遂兼稱諸侯六佾致使魯僭諸公之禮也因春秋所以無用樂舞之云士安得二佾所謂士者特牲也牢皆禮也祭則舞之與舞小祭冕反舞之乎且冕祭也王之職凡祭不與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冕又非士所當服者衆仲之誤魯始借無疑也張氏曰當從公羊之說衆仲始欲止用八之借故略諸公言之非周禮也

公羊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又曰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

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案考字訓當依杜氏為成公羊訓大夫舞數則近理去古不遠必有所據故附之本義云

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



屬樂矣案穀梁考訓為成是已然又謂成之  
之為夫人則失之矣又謂仲子為一惠公之  
孫止為說如果惠公之禮廢子為君義若母左氏為惠  
公之妾則又失之矣曰禮廢子為君義若母左氏為惠  
禮亦無所考陳岳氏曰凡諸侯之制也隱公以元廟赴宮於  
姑然前後致新主於廟仲子不復於廟安得謂之廟也  
春成先君之意苟惠公之母必致於廟安得謂之廟也  
故子之宮設如祭之意苟惠公之母必致於廟安得謂之廟也  
仲子之宮設如祭之意苟惠公之母必致於廟安得謂之廟也  
之宮設如祭之意苟惠公之母必致於廟安得謂之廟也  
皆用八矣如闕之如愚謂尸子而舞夏自天子至諸侯  
俗非是

###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  
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

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  
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  
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案  
人取邾田以王師會伐宋入其郛經當直書今不  
經見未可信也宋人使來告命以下非本義不錄

### 螟

穀梁曰蟲災也甚則日不甚則時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氏曰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

等非本義

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



也劉氏曰非也隱實魯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獻  
也可杜氏曰春秋之際大夫世執國政豈由爵命與不  
乎爵命

### 宋人伐鄭圍長葛

左氏曰報入郟之役也入郟事未詳信否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強也趙氏曰伐國而圍

遺也公羊曰強大也夫一邑之強亦何能為而特書乎

且圍長葛明年又書取若長葛能強何見取乎愚謂春

秋圍邑不言圍例始於誰邪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久之也伐不踰時

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斨牛革馬曰侵斬樹木壞

宮室曰伐趙氏曰案春秋書伐而圍邑者凡四無有久

云爾劉氏曰有伐者有圍者理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  
覆也古之行師不必盡如此其暴也春秋雖亂世會有一  
國侵伐不苞人民斨牛馬不斬樹木壞宮室者春秋  
何以書之夫桓文之師誠有節制也其所侵伐庸得盡  
如傳  
言哉

### 三傳辨疑卷第一



三傳辨疑卷第二

隱公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左氏曰鄭人來輸平更成也獻杜氏曰左氏經書曰渝

耳先儒謂之絕其成者以釋渝為變也公穀雖以為輸

而必起兵以下交之矣暇使人告絕哉然則輸屈已之怨八

也今以兵上下經詳之則四年有鞏會四國伐鄭之怨八

欲輸已為平所以釋前怨

公羊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

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為  
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案狐壤之戰固未可信設使有之據左氏乃在隱公未  
立之前則是鄭莊隱公墮成久矣何待即位六年之後  
復來隨成哉不言戰為諱  
語尤無謂餘見穀梁

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

成也黃氏曰左氏作輸平渝變也渝前日之平猶絕交

也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

氏之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

納也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

也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

而謀伐宋是前乎此魯與宋後乎此魯背宋也

秋七月

公羊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  
過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說頗平然春  
秋非編年之書也

冬宋人取長葛

左氏曰秋宋人取長葛案經以秋無事而書首月  
失何得取長葛復為秋乎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不責取邑之卑而  
但言以久而書則

取邑而今又以為久然則諸侯伐人之國取人之邑皆無  
故可善乎辨又見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穀梁曰其不書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之道  
常事不

非書有非常則書  
無足道也



滕侯卒

左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

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嗣繼好息民謂之禮趙氏曰

同盟而紀也非此則否亦詳慎也左氏云凡諸侯同盟

故薨則赴以名此於理不安豈有臣子正當創巨痛深

乃同稱者凡五之名禮亦云寡君不祿而已春秋諸侯卒

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而

從赴若實從赴則無用設例今進不必從赴退不必從

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

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劉氏曰公羊說蔡侯

猶等許爵為男在傳聞之世卒且書名倍四年新臣是

也况滕侯乎愚按甄所以別貴賤辭亦以見美惡既曰

滕侯則貴於伯子男矣豈以其地之狹而微之不名乎

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

名也劉氏曰春秋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

或於即位不來赴或舊史所闕孔子不得加其文左氏

謂不以名赴此固不通之甚公羊以為微固不名則邾

薛之居尚猶書名穀梁謂狄道當終春秋不見其名安得

其後復書名乎微國若狄道當終春秋不見其名安得

夏城中丘左氏曰夏城中丘書不特也孫氏曰左氏謂土地與作

不特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設若昏居驕主不愛民力

夏城中丘

左氏曰夏城中丘書不特也

孫氏曰左氏謂土地與作

不特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設若昏居驕主不愛民力

窮極土木內崇宮室外廣城邑謂之得時此其可乎獻



可杜氏曰以佚道使民雖勞而不怨春秋之世征伐四出民苦不暇至於功築之事亦靡有息夫子之善者其愛民之深旨乎今隱公城之中丘而左氏但謂之不則聖人所謂書之意隘矣且末世勞民之甚豈問乎特與不詳或錄之皆所以謹懲戒之大義愚謂不時亦一義也特大義未盡耳

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案穀梁以民衆城小而益城春秋之非諸侯所得益也穀梁使死於戰安得衆哉且城有定制豈以城為築城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公羊曰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程子曰左氏公之說其曰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

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獸也僖公愛年其子禮秩如嫡卒致篡殺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接我舉其貴者也案凡外大夫來魯皆接我者也或稱而特云弟乎穀梁妄意之耳

秋公伐邾

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

也杜氏曰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

年不盟故懼而伐邾為之報左氏此例甚多故不取愚謂鄭

方求魯而怨宋未必與宋盟也况不見於經乎魯十年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  
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  
國也其地何大之也案經書戎伐凡伯以歸者戎以兵  
丘者將以見地之主之鼻也苟曰不與夷狄之執中而  
大其事則是聖人惡夷狄而誣之以伐也既誣其伐又  
書地以大其事此豈近於人情  
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大天子之命也戎  
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  
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陳岳氏曰春秋苟易衛曰戎  
因謂貶而戎之也且齊侯怒而執單伯春秋不戎之也苟  
謂大執而言伐凡書執或因盟會如齊人執鄭詹或  
誘致如宋人執祭仲或因朝聘如晉人執李孫行父未  
有攻伐於路而言執也愚謂伐而以歸則執在其中矣何

云猶愈  
乎執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  
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大丘杜氏曰大丘垂也地有兩  
衛本無隙而與鄭為深仇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  
也愚謂左氏不解書遇之義凡書遇必釋之曰某國本  
為會以某事急改會為遇其附會類  
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辨見四年  
如以此觀四年遇于清之傳可見矣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左氏曰鄭伯請釋大山之祀而祀周公以大山之枋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不祀大山也趙氏曰案鄭  
莊之言無所



不知安肯謂祀非其祖乎不近人情矣葉氏曰公穀  
作邠邑名也左氏文公初以泰山之禮故桓五年以不  
伯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禮故桓五年以不  
氏之誣也鄭自取來木無復朝王之禮故桓五年以不  
朝王見伐則何泰山之會乎劉氏曰杜云桓元年乃卒  
易枋田知此何未肯受而有之乎非也經云入枋者  
既入仲尼誣君之惡也原杜氏之意蓋見桓元年傳云  
入是仲尼誣君之惡也原杜氏之意蓋見桓元年傳云  
鄭伯以璧假許田與鄭桓公也桓公欲與隱公也桓公  
公歸枋田與鄭桓公也桓公欲與隱公也桓公欲與隱公  
人歸枋田與鄭桓公也桓公欲與隱公也桓公欲與隱公  
枋易許田與鄭桓公也桓公欲與隱公也桓公欲與隱公  
本受封之而不顧隱八年已許薛也地之名與國多  
有之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真地之名與國多  
許國近鄭不悟魯自地名為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或傳見  
故以枋易許不悟魯自地名為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或傳見  
成其偽可謂有功於左氏矣未可為知經也愚按木訥  
邦衡高氏浚南皆謂枋與許田自是二事許味經文畧  
無易許田之意

公羊曰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

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

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

獨我也齊亦欲之啖氏曰列國至襄公羊言皆有湯沐

皆有成王以周公郊不勲勞故特賜地矣宣王為朝宿之弟如

旁不親故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地如

夫其真矣愚謂鄭與氏之辭也我者內辭也我則專指

孔子難之則入字史氏之辭也我者內辭也我則專指

之意何從來乎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其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

入惡入者也邠者鄭伯所受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胡氏曰定者未三命大夫非謂貶也鄭詹秦術吳札之類豈皆貶乎韓中文曰案經先言歸後言入者鄭歸之而魯受之也曰我入枋者地非我有而今入之也日者史氏記事之法也二傳鑿矣愚謂鄭伯以地與人而但貶鄭死是失刑也經言我入枋矣而曰內弗受是失義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曰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葉氏曰若以未同盟言之則隱

書滕侯卒桓書滕子卒豈同盟者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

東門之役禮也

葉氏曰經但書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若言平宋衛于鄭先會于温而後盟瓦屋則鄭自當與宋盟能不見于杜預以為不

告非也趙氏曰諸侯結盟本非正道有何合禮

穀梁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

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

及五伯案舜之時已有誓同禮已有盟然穀梁命辭之意甚善

葬蔡宣公

公羊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往卒者

者繼卒而名之所以別也葬既稱謚且有別矣何以名為

穀梁曰月葬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氏曰以成紀好也紀好之意

公羊曰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從疑也劉氏曰無

為人意以為當使微者隨公不使公隨小國之君也夫

公及小國居盟何不可而反欲隨微者乎實欲為

隱公張義其耳

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春秋言公及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蕪之類是也且穀梁自言稱人

為微者既不可言公及大夫反可言公及微者乎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曰無駭卒羽父請謚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

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

為展氏劉氏曰羽父請族公命為展氏杜預云無駭公

宗也賜氏又失何待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

王父字為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

也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孫無駭

稱公孫無駭之子未嘗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故曰若公孫

之禮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駭之者自氏也故曰若公孫

於命不葉氏曰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駭之者自氏也故曰若公孫

公羊曰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疾也故終身不氏

葉氏曰疾國與裁君之身孰重輦裁隱公言終隱之篇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氏曰無駭卒羽父請謚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

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

為展氏劉氏曰羽父請族公命為展氏杜預云無駭公

宗也賜氏又失何待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

王父字為氏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

也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孫無駭

稱公孫無駭之子未嘗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故曰若公孫

之禮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駭之者自氏也故曰若公孫

於命不葉氏曰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駭之者自氏也故曰若公孫

公羊曰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疾也故終身不氏

葉氏曰疾國與裁君之身孰重輦裁隱公言終隱之篇

穀梁曰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

故賤之也族黃氏曰無駭即師入極者公孫之子未賜

左傳



後羽父始請氏與族是凡例褒貶之說蓋  
意之也隱不爵大夫辨見五年公子彊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曰周禮說天子特

曰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好許慎  
尊所未詳愚謂穀梁天子以聘諸侯非正范氏辨之是已然  
不知諸侯不朝而天子聘  
之為非義二說胥失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

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劉氏曰傳曰大雨霖以震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杜氏  
云此傳解經書霖而經無霖字經悞也非也經有雷無  
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解經及誤或杜氏專謂經誤賞  
於左氏至于如此不亦惑乎且左氏之言未可信也三

日之雨豈非常者乎此固經所未嘗書者若以雨三日  
以往而必書之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者  
一而已葉氏曰書大雨震電不言霖傳益之以霖而不  
言電傳固不知經失而杜預遂以為經誤凡杜氏黨傳  
而註經類此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特也

穀梁曰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故謹而日之也兩月

志非正也劉氏曰此不著癸酉不足以為人戒豈特志

而數而已

挾卒

公羊曰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葉氏曰傳前於無

其始戒國於羣伐鄭不氏言貶其與裁公則謂大夫不氏  
者皆經之貶辭也今於挾與羣後柔溺復以為吾大夫



夏城郎

曰不成為君也辨見五年  
穀梁曰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  
其與未命之異彼特以無駭有入極之事翬有先王  
之與禮卿大夫之爾隱桓之世去成康為未遠猶有守先王  
當以名氏見則無駭翬俠柔溺是也

左氏曰書不時也辨見七年

秋七月

穀梁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此義亦通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

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趙氏曰案此

弱豈有諸侯稟命為之討胡氏曰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

庭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二邑歸諸己也葉氏曰鄭伯莊公

也為王卿士以不應取宋則鄭伯六卿出而將主兵者

果以王命而正天討何齊人鄭人微者將之乎鄭伯

齊公王命來告伐宋可也既以告魯則必告

穀梁曰會者主外為主焉爾案外為與之謀乎告

一辨辨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

師期宜春宋氏曰傳載鄧之盟老挑之會經無見焉蓋

當以經為正而杜氏記而作也愚案經言二月傳言正月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以伐宋案經書翬

人鄭人伐宋翬雖不免專兵之舉然必公遣之今左氏

謂翬不待公會以有竟直之意而猶未顯言也至此則

見翬不氏故疑其賤而為此言耳且經言齊人鄭人必

鄭伯學者將信經乎信傳乎公羊曰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賤曷為賤隱之臯

人也故終隱之篇賤也辨見四年伐鄭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氏曰六月壬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挑壬戌公敗宋

師于菅劉氏曰經無會老挑之事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左氏曰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

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劉氏曰經但書公敗

言鄭伯居其間者豈得如傳所言哉且如傳言春秋為

縱瀾鄭伯取邑之舉反移之其君也為人臣子固若此

勞王爵亦非也鄭苟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不當歸之王





✓ 原件短缺



鄭何得專而有之專而裂之邦專而有之專而裂之不  
臣其笑及謂之正乎堯愈李氏曰左氏見此年春有中  
丘之會下有傳皆以鄭師入而歸于我必使人以意求之  
郤取防之意後邑自鄭取之而歸我宜若宛來歸妨齊來  
設謂宋之二邑經辛辛未辛已又取之未逾月而三加兵  
也欲見之文也經辛辛未辛已又取之未逾月而三加兵  
紀於宋也愚謂敗之辛未辛已又取之未逾月而三加兵

公羊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  
月而取再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  
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陳岳  
此書日者蓋聯上之壬戌上既書日下苟日取郟則是  
壬戌取之何以別也凡取邑苟不合義雖十年一取亦  
不可苟合義一日取十邑誰曰不然豈有一取再取之  
甚也愚按外書大惡內書小惡并語皆不近理

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  
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案春  
然義在取郟取防不在日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曰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  
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案又鄭果有月日經當書之  
氏何從知之不會  
王命辨見會防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  
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郊

和而敗趙氏曰三國並大於鄭之兵力可知何能悉取  
取之無由總取得三三國在城外則合云  
取詳擾經文鄭因三三國伐戴之後鄭已病鄭伐敗之則合言圖  
而伐取之劉氏曰三國之師衆矣鄭何能悉取之  
三國伐戴耳不戴也  
假令三國已擊戴則三國亦各戴去何以為守此  
邦愚謂經書伐取之則三國亦各戴去何以為守此  
左氏何得有祭戴召當以經為正失乎且宋衛人怒則不  
一事又何有祭戴召當以經為正失乎且宋衛人怒則不  
來矣既來則不怒笑既來而怒亦無是理也  
氏唱取三師之說而笑既來而怒亦無是理也  
公羊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此語近似取皆以未安者以此  
穀梁曰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國伐戴鄭乘戴之弊而伐取之非鄭與  
三國共伐而春秋獨書鄭以首其惡也

十有一年春滕薛侯來朝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郊國也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康侯胡氏曰著討違王命則不書  
足據程子曰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  
秋不見其為王討也愚謂諸侯為王討貳則常事不書矣

十有一年春滕薛侯來朝

左氏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  
周之卜正也薛度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  
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  
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  
薛侯許之乃長滕侯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公羊但解朝聘字義而不明所以朝聘之非義其兼言之亦非以微國也同日鄭晉耳

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離吾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趙氏曰案春秋諸侯不事天子自以強弱相制豈有考禮脩德之事哉愚謂如穀梁說則是春秋許其朝也其日時正也亦日月之例其日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閱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

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

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

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

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

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

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

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

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



不暇而况能裡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趙氏曰諸侯無王命入人之不容誅矣而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劉氏曰許若有臯鄭已破其國今許臯不可知而專為威福政不由王而制於已私其邊圉之固皆大臯也愚謂許莊公奔衛經不書

傳未可信故今擇取其粗近似者附於本義餘不敢錄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予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臯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



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陳洙氏曰案隱元年正月無  
見他年事不在正月則不書隱而書也必有正隱之論殊不  
知史法固當異於他年非異隱而書也必有正隱之論殊不  
而不自正春秋首書之故於元年聖人何書正也正月又諸  
正書亦無事復何正書也三得而書也如桓七年春二月書  
非所蓋事在二春書王二月三月不書必以隱桓七年春二  
亦不自正七年春書王二月三月不書必以隱桓七年春二  
如莊十一年春書王二月三月不書必以隱桓七年春二  
九事在何月而以春書王二月三月不書必以隱桓七年春二  
不經月言之則必以春書王二月三月不書必以隱桓七年春二  
案經而不言則必以春書王二月三月不書必以隱桓七年春二  
賦不討不書又見二年春本義或問本二文亦不自正或問  
義隱無正辨又見二年春本義或問本二文亦不自正或問

### 三傳辨疑卷第二

### 三傳辨疑卷第三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曰繼執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作春秋明大義於天下未嘗如人之意謂之即其事而  
見義則可謂之如其意則不可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  
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  
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劉氏曰弟弑兄臣弑君見矣雖盡書王獨可謂之有王  
乎愚謂元年書王既所以治桓二年以後無王將遂不







亦不足為例愚按以璧假田者其辭厚禮以借為名而實求之也魯史安得改易為假乎公羊曰田近許又曰諱取周田而繫之許則史氏所錄何取信乎後世聖人所謂何田近楚者皆謂之邑楚田乎蓋不通之論也其曰諸侯皆有朝宿之邑辨見八年歸初

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

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

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

不祭泰山也葉氏曰以璧假許田則知假者不以邠矣

謂不言與亦足以諱易地失何用以璧見之乎如傳言乃是

或若以邠實不以璧假而託壁以隱其過則邠之辭理豈有是以

璧假亦易也何補於諱蓋傳誤謂邠許交相易故妄為

之說愚按以璧者猶言用璧也用璧而假鄭之禮厚而辭適也穀梁曰假不言以繆妄甚矣又曰亦公羊之失

又曰邠許相易辨見左氏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曰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案鄭伯既得許田因與結盟以固篡

傳億度之辭耳

秋大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葉氏曰久雨霖潦江河決

弔宋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不以平原出水也平原固

無出水之理雖出水而不為害亦不可言大水也

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劉氏曰非也假令大水終



邑已劉矣况山岳不可沒  
則大水不必高下皆有也

冬十月

穀梁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與隱九年秋七月同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元年冬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

曰美而豔三年春宋督攻孔氏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

書弑其君

葉氏曰孔父事公羊言之是已所謂義形於色者此非獨公羊之辭其傳之必有自左氏

亦竊聞之而不能詳故誤以色為美色之必因附會以

為督見孔父妻而萌其惡孔父宋之卿督其大夫殺鄉

取妻猶居位不去待君怒而後始懼其不近人情已甚

愚謂左氏之言亦自相戾後言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而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

後異辭失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失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

牧苟息皆累也舍仇牧苟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

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

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必已死趨

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

難於其居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此論近似獨疑殤

一語為未安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之先  
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聞  
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  
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  
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以孫氏曰果  
王為正與夷之卒則莊文宣襄定哀之二年書王此正書  
何人為之卒也葉氏曰春秋天下諸侯世之書實為宋  
區區為其祖諱且禮卒者故連事父母則木諱命於宮不  
舍故事而諱新謂有當毀者故連事父母則木諱命於宮不  
逮事父母則不諱有當毀者故連事父母則木諱命於宮不  
去孔子亦遠矣猶不得諱而况於不當諱乎春秋魯國之  
有也命之大夫而妄為之說也陸氏曰案春秋魯國之  
史也非夫子家傳安得祖諱乎愚謂先殺案春秋魯國之  
稱苟不可盡信闕疑可也穀梁不其考事論理不亦踈

哉其曰桓無王辨見元年辨  
疑及隱二年桓三年或問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緱以成宋亂

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隱賢而桓賤  
也葉氏曰傳既以惡小大論諱矣又以遠近為辨既以  
者為正乎且此以成宋亂為賤桓而非諱乎然戰於宋  
內不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  
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言戰  
聖人於春秋苟實諱然公觀不言戰豈非諱乎狐壤之  
其惡聖人而大知其善今謂隱賢而不公萬世也愚謂  
二公皆無不特隱元乎益師卒  
聞所傳聞辨見隱元年益師卒  
穀梁曰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



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范氏曰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江熙曰春秋親尊皆諱蓋患惡之不可掩豈當取不成事之辭以加居父之惡乎案宣四年公與齊陳鄭欲平宋及郊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焉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部大鼎納于大廟微旨見矣尋理推經傳似失之

夏四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部古報切

左氏曰臧僖伯諫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

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東萊呂氏曰哀伯之諫取部大鼎

桓公於執猶忍為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認小功之察者也愚按僖伯之諫諒如

呂氏之譏其言乃經國大典不可廢也故錄之本義云

公羊曰此取之宋其謂之部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

何以成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

不義取之故謂之部鼎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

以為其有矢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

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

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案隱十年戊申宋取部

有鼎却鼎者部邑所造之鼎耳近世呂朴卿諸儒皆云宋以不義得蓋本於此其曰遂亂以遂訓平非也辨見

或問穀梁曰桓內執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

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部鼎者部之所為也曰

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

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



中國故曰部大鼎華老孫氏曰謂之部大鼎者鼎之成  
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論部鼎之名無足取愚  
謂穀梁之說前一段近是但云成人之亂亦公羊成遂之意

秋七月紀侯來朝

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劉氏曰案公

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侯來朝魯少有不敬未

宜使入其國左氏誤紀為杞遂生不敬之說愚謂左氏

見此年九月有入杞

之文遂附會其說耳

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居外成人之亂於是

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

故謹而月之也劉氏曰非也冬紀侯來朝猶是前紀侯

而紀侯過而不改又之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日

及書時何哉是春秋不之惡乎葉氏曰審以桓為非所

當朝則前書滕子來朝蒙上文正月此始朝也何為不

謹至紀侯而始謹之乎紀侯以一朝為畢則六年而再

朝其畢且又重矣及書冬紀侯

來朝而不月是可為正者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劉氏曰非

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某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

彼亦自妄說不甚見爾乃據齊侯鄭伯如紀以為此例

九月入杞  
左氏曰討不敬也辨見杞  
冬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  
左氏曰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冬至自唐告于廟也



三年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  
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黃氏曰隱嘗與戎盟戎伐凡伯矣今桓再與之盟戎何  
乃信之有而可云脩舊好也趙氏曰此非征伐從君出入  
商有常事何左氏之有案成會而歸之法妄為義說爾胡  
氏曰左氏言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且桓不知者  
執以勳乎若舉陳氏曰傳釋以地至蓋桓言也而作例者  
曰書過也則致不主一義凡例非矣其曰遠之亦危乏  
穀梁曰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之意辨見或問  
左氏曰不盟也劉氏曰非也兩君相聚必有故矣雖復  
晉命善乎不善乎若善也不見所善兩君相聚而不盟  
何不善也然則晉命者固常會也何足異而書之哉

公羊曰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

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劉氏曰非也先王為民

牲約誓以告於神明而為盟禮所以齊信也然則盟固  
先王之所有矣春秋之惡盟者惡其瀆也非惡盟之不  
及結言也春秋亂世公發禁於諸侯諸侯咸無用盟最盛  
羊以謂遠國皆至桓公發禁於諸侯諸侯咸無用盟最盛  
失豈非結言而退乎則何不謂之晉命哉

穀梁曰晉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

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

衛侯也趙氏曰苟爾相命會不以禮匹夫之事非之也

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異其言且二君並非賢  
君又無殊其之跡擾經文直譏無人君之禮爾東萊呂  
氏曰此一晉命與二傳善之遇會亦何嘗盟非所謂約言  
秋惟一晉命而二傳善之遇會亦何嘗盟非所謂約言



而退乎愚謂不以齊侯命衛侯者魯史之筆乎孔子之  
筆乎苟為魯史筆則魯史當時無抑揚予奪之意苟  
為孔子之筆則孔子未嘗改魯史之文嗚呼後世論春  
秋為有抑揚予奪之說者若此之類唱其始乎

六月公會紀侯于郊

左氏曰杞求成也公羊程子劉氏皆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曰既者何盡也此字訓得之

穀梁曰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而既之為言未有有繼之意

之意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氏曰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劉氏曰春秋非脩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

何必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哉

穀梁曰逆女親者也張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

必使上卿往逆於其國至於館所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然則諸侯逆女不可親往於其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左氏曰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

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

則上大夫送之此禮無所考未敢遽信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



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  
夫人猶曰吾姜氏案趙竟送女非禮之言是也但不若  
但若不若杜氏之明其曰雖為鄰國夫人  
猶曰吾姜氏則恐求之太過也

穀梁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  
之逆而會之可也葉氏曰此與前公會于贏同文安知  
亦不得即而為會其為無譏齊侯既不得親送女則公  
昏不暇親迎而會齊侯雖有所畏而然亦公不能以禮  
自處而致此反曰為禮豈不悖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曰翬何以不至得見乎公矣此說  
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子貢曰

冕而親迎不己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  
後何謂己重乎案禮記作哀公問而辭少異穀梁引此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趙氏曰案成九年季  
書之以示譏此若致女亦當書之不為隱左氏見  
彼有致女之文此又新昏之後而至遂附會妄說爾

有年

公羊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  
書也此其曰有年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  
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情有年也案有年固人之所  
喜而春秋不以喜







有定制何必  
以為義哉

公羊曰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

何下大夫也糾案公羊亦以伯糾為名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

子佗殺大子免而佗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

趙氏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

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秀岩

李氏曰果以國亂而再赴者不明之乎則害當明前赴之誤

不當疊書之日亦若後赴者不明之乎則害當明前赴之誤

公羊曰曷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

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憾狂也孫氏曰諸

日卒者也胡氏曰國君出豈一國之人不知邪左右前

後不知邪此書二日者闕文春秋之中無二日卒者趙

氏得其義謂甲戌之下當有脫事秀岩李氏曰陳國雖

小為之君者豈無左右侍從之人而可潛行獨出乎公

者非一端矣不可以為據也

穀梁曰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

故舉二日以包之也劉氏曰國君潛行獨出安所之乎

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於民臣之間則必有不知者若

依倚古事人所不見遂肆意妄說不顧道理而人不可怪也

愚按三傳各為一說以求通且造事實以取信於人

亦何心哉然此其附會之顯然者也其他疑似之於人

春秋辨害經旨少悟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案春秋惟

內書如他國或朝或來或如皆直書之今經言而如左

氏曰朝當以經為正其曰欲襲之紀人知之亦附會億

辭爾度之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劉氏曰非

紀盟會者所以譏刺諸侯非喜羣聚而惡離也春曰非

何為不可書哉何休又謂嫌微外離會常書故變文以見意

以別嫌明微亦非也所謂嫌微者為其害道是以別

亂事實哉夫盟會何害於春秋而仲尼必記離會改會為如以

謂之離會乎而公與諸侯固等列也記離會何為不

類矣其惑在於百二十國寶書也其

天主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氏曰仍叔之子弱也論其弱而已政豈

公羊曰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

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劉氏曰若則世鄉

乎愚按仍叔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若

宰啗宰渠伯糾者也不應曰仍叔之子若父老未老吾

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

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劉氏曰非也文稱天

子乎又何謂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王使子代仕何

也告子代仕者豈任叔可矣王使子代仕何

任叔子代仕者則是在王使子代仕何王使子代仕何

譏且不得命之與衆卿士何殊哉而使穀梁又不當言錄



使父以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碩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

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案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春秋

且中王肩而不書以掩鄭伯之辜乎以經者之必

不然者也然左氏叙此頗詳不知何從得此矣從王之

公羊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為公羊而不知從三國

以微者從王之非正也又不知王親伐諸侯亦非正如此

解經未之難矣果正也則是常事而春秋不書矣

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

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于冀州於是不從為天子病矣鄭氏曰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

所又謂無病而自諱伐鄭而為舉從者之辭也其言輕重之

法也非為天王諱伐鄭而為舉從者之辭也其言輕重之



冀州而不暇為天子病則得之但義有未盡耳

### 大雩

左氏曰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葉氏曰四者之節非是周郊以於諸侯啓蟄建卯之候為周祈穀祭則已過則啓蟄非郊之節也月令蒼龍七宿以仲夏昏見周之常雩在孟夏建巳龍未見龍仲秋乃浸盛之節也仲秋殺氣亦非當在孟秋嘗在內皆謹其戶烝為冬祭當以仲冬亦非烝之蟄也咸府在內皆謹其戶烝為冬祭當以仲冬亦非

### 螽

穀梁曰螽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 冬州公如曹

左氏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曰淳于

陽淳于縣也張氏曰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是來見者容有之矣未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過我也公羊老孫氏曰州

穀梁曰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過我也公羊老孫氏曰州

為載之我侯解穀六年復公六年復地陽左氏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官故曰州公三傳之說皆非愚案三傳言過我者以次  
年書寔來疑其為州公名故也殊不知無前稱爵後稱  
名之理寔來為闕文無足疑者但三傳  
欲強其所不可通故不自知其附會耳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曰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劉氏曰非  
曹如知其國有難必不如曹矣假令度其國危而遂不  
復也方其來朝猶是州公爾何以盛伯書言乎盛伯來  
碩也徒居不以諸侯逆之遂以盛伯書則周公親左氏義豈嘗  
何以獨不書朝夫公之奪其伯爵哉則禮公猶與盛太子元  
諸侯禮也盛太子伯復其國州盛伯州公亦不復其國以  
復國也均而一予奪焉可以信左氏之說非也葉氏不  
曰周公以其國危遂留於曹而不復則固已失地矣安  
得復自曹朝我乎愚謂經凡來朝者必書曰朝所以存  
事實而使後世據事見義也若  
變亂其名實則後世何所據哉

公羊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

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劉氏曰非也君子

人雖無禮我可不敬乎何故慢之愚謂假令魯實慢  
之但見慢於交際之時史氏何得亦慢之而簡其文曰  
寔來

毅梁曰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

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案春

諸侯朝天子與大夫聘天子諸侯無遂事爾岩州公實  
如曹復過魯未可以遂事言也毅梁不責州公之私來  
魯而責其畫我不知禮矣春秋豈有前年書州公如曹  
而次年以寔來續之之義乎不惟無是書法亦不可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劉氏







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不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殺梁謂陳侯爭禽見意然又謂匹夫行故匹夫稱者尤非也夫齊襄文姜之淫亂可謂匹夫行矣齊襄何以其被殺何以曰弑其君諸兒乎陳侯鄭伯逃盟傳謂其有匹夫之行矣何以稱陳侯鄭伯而不名乎殺梁又以前下相殺不道而因知蔡人行矣何以稱陳侯鄭伯而不名乎殺則凡殺梁之考事皆非有據而揣摩億度可知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曰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

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

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案申繻之對非春秋本義不錄其曰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本諸侯生子之常禮讀春秋者因以為子同生之本義則誤矣辨見或問  
公羊曰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

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比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劉氏曰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



穀梁曰時曰同乎人也據左氏名同之意則不然穀梁也豈預知文姜之亂而為此名以上生義當桓公之命名有此語亦里巷之辭孔子安得緣此而書之乎設使莊公時

冬紀侯來朝

左氏曰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葉日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則魯蓋與謀失魯謀納紀女於王正齊之故以為公告不能者誤也

七年春焚咸丘

公羊曰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以言乎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劉氏曰非也案邑苟不繫乎國悉歸之邾婁今此亦其比也又案邾人執鄆子用之蔡人衛人伐戴鄆伯伐取之諸若此類不

仁之甚者春秋明書之不使文亂實若誠火攻人君應書曰伐咸丘焚之與伐戴之文相符矣今但曰焚咸丘而無兵戈之意安知不以大田乎又公羊解取郝苴曰諱亟也然則彼為亟故不繫國此為居存亦不繫國亟於取邑惡之小也焚人之邑惡之大也文不足相起而實相亂未可謂善為春秋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何也疾其以火攻也果疾火攻乃不言邾乎繆與公羊同而其為說則異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曰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劉氏曰非也穀伯爵小哉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豈嘗惡其僻陋而賤之哉此非春秋之意也

公羊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居也其稱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劉氏曰非也若實失地何故稱朝且朝者施於有國有家者春秋不以禮假人如之何其



以奔為朝也又諸侯失地者不必名温子譚子孩是也葉氏曰失地之君凡來奔於我者皆是也何嘗以其朝雖以貴者待之安可以言朝蓋失地之君有以其實朝雖不以貴者待之安可以言朝蓋失地之君有以其實來而不能朝者有不安可以言朝蓋失地之君有以其實穀梁曰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䟽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

葛此說近理但無所屬不錄

冬十月雨雪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正公羊亦多用夏

此謂不時不知其指建亥之月與建酉之月故不錄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氏曰禮也大夫無遂事而左氏以為禮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

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

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

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劉氏曰公羊謂不稱使婚禮

非婚家也稱使何傷又不稱主人者豈確論乎愚按此

為遂事立辭非以婚禮不稱主人而經稱王使也其曰成

使乎我而不稱王后則不知所逆者為誰王后固無外經



稱王后未有  
無外之意也

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  
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  
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案宗廟大事固不  
可謀於我而遂往  
逆然亦以此而弗與使也弗與使抑揚予奪之說也天  
子雖無外然娶后之禮亦有漸豈有王命則成之理乎

三傳辨疑卷第三





程子